

新高潮中出新人

(小小說集)

貴州日報政治文化部編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新高潮中出新人

(小小說集)

貴州日報政治文化部編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1959年12月·貴陽

新高潮中出新人

(小小說集)

貴州日报政治文化部編

*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貴陽市延安中路3号)

(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)

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: 2 $\frac{3}{16}$ 插頁: 2 字数: 51,400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3,165册

目 录

小 小 說

未結束的競賽·····	譚其謬	(1)
生产队长的“难题”·····	欧阳温生	(4)
紅旗·····	王中华	(8)
新高潮中出新人·····	工人陈思武	(11)
幸好沒有打“官司”·····	翁 人	(14)
放蚕人的故事·····	廖川溶	(17)
半碗飯·····	迅 牛	(20)
誘蛾灯·····	王 正	(22)
大河老者·····	聶宗蘭	(26)
通通都去·····	吳定昌	(29)
我的師傅·····	侗族刘荣敏	(31)
張老汉赶場·····	王中华	(34)
水·····	向仁杰	(36)
“小判官”守关·····	陈思武	(39)
你真是个好当家·····	工人柳森芽	(42)
返工·····	鄭德生	(46)

散 文 · 特 写

珍贵的礼物.....	胡学文	(48)
一张大字报的故事.....	刘庆光	(52)
丁大姐.....	孙浩刚	(55)
列车上的晚会.....	林 乙	(58)
丰收的喜悦.....	彭淑嫻	(62)
验收.....	胡学文	(65)
夜战洪峯.....	永 富	(69)
煤井里的战斗.....	吴石川	(72)
夜绣.....	孙浩刚	(76)

未結束的競賽

譚其諤

张支书刚把开展抢收小麦紅旗竞赛的意义讲完，李廷昌忽地站了起来，說：“张支书，明天割麦，我就找张成富大伯挑战吧！”話刚落音，平常爱說爱笑的王二娘接上了嘴：“你看你，誰的哪样活路强，你就找誰挑战，犁田你找罗么叔，栽秧你找王金花，这回割麦你又找到老兽医张大伯，怪不得大家都喊你‘鉄小伙’。”这一說，逗得滿堂哄笑。

坐在門口矮板凳上的张大伯，一听有人找他挑战，立馬站起来捏着沒有咂完烟的烟杆一揮，斬釘截鉄地說：“行，我应战。別看我年紀大，誰要同我比賽，我可不让他。”

第二天，“鉄小伙”和张大伯按照昨晚在社員会上約好的地点，一早就来到了大宝山坡脚。两人分割了两片同样大小的麦田后，竞赛就开始了。

“鉄小伙”心想：既比賽，就得来个“開門紅”，不管怎样，今天要跑在前。他一开始就使了猛劲，一馬当先抢在张大伯的前头。不多会，他滿以为张大伯已被他拉得很远了，便趁着抹汗水的时候斜眼一望，只見张大伯熟練地使着鐮刀，一鐮一鐮均匀而又輕巧地割着，已割的面积和他不相上下。“不好！”他差点喊出声来。脑袋一埋，又唰唰地朝前割。

张大伯虽是队里割麦的头把手，但在“铁小伙”的面前，不免也有些提心吊胆，担心自己会落在“铁小伙”的后面，割着割着，也趁放麦子的时候向“铁小伙”瞟了一眼。只见“铁小伙”埋着头割了又放，放了又割，连腰杆也不伸一下。于是，自己也赶紧加起劲来。

张大伯刚一埋下脑壳，一对又大又圆的眼睛又向张大伯割的麦田看来。这一看不打紧，张大伯比他割得多。“铁小伙”有点心慌了，他怪自己手脚太慢，又埋怨自己昨晚太粗心，为什么不把镰刀磨得快些。

张大伯一面割一面想，李廷昌这“铁小伙”确实得认真对付，前几天犁田栽秧的时候，罗么叔和王金花都输给他了，自己今天定要防止麻痹。他不由自主地又向“铁小伙”偷望了一眼，不好，“铁小伙”又快赶上来了。

“铁小伙”和张大伯都存在着怕对方领先的心理，一忽儿你看我，一忽儿我看你，突然眼光一碰，两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正在紧张关头，小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田坎边大声喊叫：“张大伯，出事啦！”张大伯赶忙停住镰刀问：“出什么事啦？”小罗说：“去城里运新式农具和化学肥料的马队刚回到家，那条花白马不晓得咋搞的，给它什么都不吃，罗德均一看，原来是发水了，他叫我赶紧来找你。”张大伯一听说马发水了，便甩下镰刀，撒腿就往家里跑。

“铁小伙”眼看快赶上张大伯了，他这一走，竞赛没了对手，不觉感到很扫兴。但，他又想到张大伯是为了大家的急事才离开的，再说，人家早就抢在前头了。他刚想继续

割麦，又想到假使只顧割自己的麦，等会张大伯来了，不是要远远掉在自己后头了嗎？“不，我不能这样做。”于是，他拿着镰刀走到张大伯割的麦田里，一鼓劲地割起来。

割完了张大伯田里的麦子，再回到自己麦田里来割的时候，张支书来了。

“小李，张大伯割完先回去了？”张支书看看张大伯不在，便問“鉄小伙”。

“张大伯还没割完，小罗来喊他，說是馬发水了，他就回去治馬了。”“鉄小伙”回答說。

“他走后有个来过沒有？”

“不得哪个来。”

张支书心里已有八成猜到张大伯的麦田是誰割完的了。他再走到张大伯的田里一看，发现有的同“鉄小伙”割的一样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因为有其他要紧的事要急着办，他只溫和地看了“鉄小伙”一眼，便向村里走去。

张大伯治好了馬，天已擦黑。他正想回到田里去割麦，支书过来说：“老模范，不用啦！别人早已帮你割完了。”

生產隊長의“難題”

歐陽溫生

肖家寨的生產小隊長陳明先從田頭檢查回來，神色很不對勁，在食堂吃罷晚飯，就急匆匆地往隊委會辦公室走去。

不多久，隊委會的幹部也都來到了。陳明先向大家說：“今天從田頭檢查下來，發現禾苗有發黃的現象了，大家得趕緊想個辦法搶救。”隊干們聽罷，都感到問題很大，必須立馬多追肥料。可是一算賬，六十畝三類苗，一畝追肥六千斤，六六也要三十六萬斤肥料；現在隊里所有的肥料還不到二十萬斤，相差這麼大半截，一下又到哪里去找這麼多的肥料呢？大家一時都想不出好辦法。

陳明先想來想去，腦子里一亮，便說：“現在遠水不能救近火，要靠臨時積肥來解決問題是不行的。社員家里不是都積得有些肥料嗎？社里用現錢向他們收購，發動大家賣出來。”

大家感到這個辦法好，就決定分頭去動員社員賣肥料。

陳明先的父親七十多歲了，身體還很健康，在家里一點都閑不住。他每天清早出門撿糞，吃過飯又割青草沤肥。半年来，他一共積制了五萬多斤肥料，除用了一小部分外，現在還存有四萬多斤。陳明先的愛人王鳳蘭看到爹積制了這麼多的肥料，心里挺高興，覺得自留地里種的那些蔬菜、紅薯

和小杂粮，可有足够的肥料用了。

陈明先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很不安靜，他想：动員人家卖肥料，首先得动員自己家里人帶头卖；肥料是爹积的，爹的性子又不好，可不容易动員呀！他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要是把他惹火了，他那又长又粗的烟杆就会沒头沒脑地打下来。然而，要是动員不好爹，又怎么好去动員別人呢？想着想着，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

回到家里，已是深夜了。他摸上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，便摸起来抽烟。爱人被他惊醒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惊讶地問：“你怎么啦！深更半夜还不睡？”陈明先沒有說話，爱人就更焦急起来：“发生什么事了嗎？講呀，你講呀！”

“是这样，队里的禾苗現在长得不好，队委会决定动員社員卖肥料，爹的性子不大好，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动員他。”陈明先說。

“卖肥料！自留地要用肥料怎么办？”凤兰对明先的話显然听不入耳，就立馬反問他。

“自留地底肥足，暂时少追点肥完全沒关系，現在，消灭队里的三类苗要紧！”明先这一說，把凤兰惹火了，她馬上沉着脸生气地說：

“哼！講得好；沒关系，你沒关系我有关系，地是我挖的，庄稼是我种的。”接着她又狠狠地說：“看到家里有一点肥料，难怪你想得連觉都睡不着了呀！你坐，坐到天亮去。”說完，咚地一声又朝着里面睡下了。

陈明先沒想到爱人的思想也会不通，感到这件事更是不好办，心里很不好受，但是他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說服爱人：

“我們應該先為集體，後為個人。自留地萬一需要肥料，可以留個三、五千斤……”

“不要再說了，我要睡覺了，肥料是爹積的，你找爹去！”

一提到爹，他更加不安起來。在朦朧中，他好容易度過了這一個不愉快的夜晚。

天剛亮，陳明先就起床走出房門，只見爹早就坐在院壩里吧嗒吧嗒地咬煙杆了。他慢慢地走到爹的跟前喊了聲爹，爹象生他的氣似的一點也不理睬，這就使他越發不好開口。他正在進退為難的時候，只聽見爹顫抖抖地向他說：“你去



把凤兰叫来！”

明先和凤兰呆呆地站在爹的跟前，老大爷把烟锅里的烟灰磕掉以后，抬起头来对儿子说：

“明先，我把你养得这样大，都快三十岁的人了，你还不了解爹呀！你说，我是进步还是落后？你说，你说！”老大爷说话的声音渐渐有些不平静了。

“爹，我了解你，你是进步的，解放前你受过地主数不清的压迫，解放后你拥护共产党、毛主席。爹，为什么要问这些呀？”

“对，你应该了解爹，爹年纪虽然老了，心里可一点也不含糊，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恩情，我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忘记的呵！”儿子回答的话正对上自己的心窝，老大爷的脸上不觉现出了笑容。接着他又转过脸去问儿媳：

“凤兰，你说大伙的利益要紧，还是私人的利益要紧？”

凤兰被问得莫名其妙，就随口回答说：

“爹，那当然是大伙的利益要紧囉，先集体，后个人嘛！”

“说的对，俗话说：‘大河有水小河翻，大河无水小河干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老大爷满意儿媳的回答。

忽然，老大爷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，他提高了声音说：

“你们昨晚上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，一个把我当成落后分子，一个只为私人打算，你说你们有错没有错？”两个人一听，唰地一下都红了脸。接着，老大爷吩咐说：“把我积的这两坑肥料，全部卖给队里，自留地要用肥，我再去积。”明先为爹这种爱社、爱集体的精神感动得掉下了眼泪，凤兰也羞愧得垂下了头。

紅 旗

王 中 华

在評比会上，妇女組組長赵兴中把春播流动紅旗送还了队长。她眼睜睜望着保持了两天的紅旗被別人夺走了，不由得沉思起来。散会后，她三脚两步地往家里走。

妇女組的十五个組員，都聚集在她的家里，等待着評比的結果。門咿呀一声，赵兴中走进屋来，从她那綳紧的脸上，她們已經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赵兴中定了定神，瞧了瞧姑娘們沉默的面孔，然后提高嗓子說：“失敗的原因，主要是分工不細致，工作起来計劃性差。”她停了停，接着又严肃地說：“姑娘們，明天我們要想尽办法把它夺回来！”

“对，把它夺回来！”大家不約而同地喊道。

晨曦还没降临，在弯曲的公路上，已有一群人影在蠕动，原来是妇女組出工了。她們按照昨晚的分工，不声不响地干了起来。

喔喔的鸡叫声，驅散了黑夜。接着是一片劳动的歌声、笑声……。青年組小伙子們的笑声特別爽朗，可是，妇女組的組員們却仍然一声不响地埋着头只顧干活路。

“三月里来好风光，
春耕播种真正忙，

人人爭着当先进，
看誰先把紅旗扛。”

“姑娘們，来一个！”青年队的歌声一落，就朝妇女組那边拉了起来。

“来就来一个唄！兴中姐，你领头。”

赵兴中掠了掠被汗水打湿貼在額上的头发：“姑娘們，来唱一个还他們！”

“对面哥們請听着，
你們唱歌我們和，
唱起山歌劲更大，
今天定把紅旗夺。”

“好呵，再来一个！”

唱着，唱着，一个又一个……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”食堂里传来了一陣鐘声，吃飯的时间到了。可是，大家好象沒听到似的，仍然在繼續干活。

炊事班长老吳不得不二次敲起鐘来，然而，大家还是一样。他丢下敲鐘棒，詼諧地說：“这家伙已經失灵啦！”然后向他的伙伴們打了个招呼：“走吧！不回来我們就干脆来个送飯上門。”三挑裝滿飯菜的担子，向工地出发了。

黄昏，收工了。肖家河上又蕩漾起愉快的歌声。赵兴中一声不响地跟在妇女組員們的后面，默默地走着。她在为一天的劳动成仔果細地盘算着。

队上的評比会又开始了。煤气灯和往常一样的亮，搭搭的算盘声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。突然，算盘声停止了，人們的心情頓時紧张起来：今天的紅旗，到底該落在哪个組的

头上呢？

“今天的最高纪录是妇女组，她们每人平均播种三分三……。”队长话还没有说完，大家就鼓起掌来了。

赵兴中双手紧捏着才离开她一天的红旗，恰象握着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的手一样。她默默地看着红旗，盘算着明天……。

新高潮中出新人

工人 陈思忒

吳小馬接連創造四次新紀錄的事，很快就在廠里傳開了。在鮮艷的“躍進台”上，“吳小馬”三个字顯得特別醒目：碗口大的紅字下邊，還閃耀着几顆紅五星。

吳小馬是個十九歲的青年車工，人生得很聰明，技術也不錯。從前呀，他可就是驕傲，看不起人，特別是看不起女同志。他還特別喜歡看电影，要是給人擺起电影來，總是眉飛色舞。所以，大家給小馬取了個綽號——“电影迷”。

他的心全沉浸到电影上去了，工作自然搞不好。前一段時間，經常完不成計劃，上班時無精打采，下班時却精神百倍地往城里电影院跑。同志們批評他，他都當作耳邊風，車間和班里的同志實在把他沒辦法。

最近，廠里掀起了新的生產高潮，紅紅綠綠的挑戰書、應戰書、保證書，活象滿園盛開的花朵。人人喜氣洋溢，干劲沖天。可是，我們這位“电影迷”卻還是若无其事的過日子。

不少同志在團的支部大會上，提出了幫助小馬轉變的問題，由於李華和小馬在一個生產班，团支部就把這任務交給了她；這叫李華有些惱火。

开完支部大会回来，李华以团支部委员会的名义找小馬談話了。她說：“小馬，这次你可別給我們班和車間丟臉呵……”誰知話還沒有說完，就被小馬搶白了几句：“哼！女娃儿也想給我上政治課，干脆把我調走好了！”

当时气得李华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，不过为了帮助一个同志进步，作为一个共青团員來說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同时李华感到刚才自己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上有缺点。她只好將話問話，說：“小馬，我們女娃儿哪点不好，在困难中沒低头，在生产上从沒退后，就拿这次紅旗竞赛來說吧，好多男同志都被我們賽輸了。”

小馬一时被問得答不上腔，沉默了好一会后，他才发出几声“嗤嗤嗤”的呆笑：“給你們女娃儿比輸了，那真是草包、笨蛋。”

李华本想說，你只会张开嘴說別人，其实你的产量就比誰都差。但一想，这么說出去了，只有把局面搞僵，反而不好，只好把話題轉了过来：“那你就比比看！”

“跟誰比？”

李华想：在女同志中間，要数自己的班产量最高，那么就叫他跟我比好了。她把嘴唇微微地咬了一下，說：“跟我。”

“你，哼！別說一个，两个也不怕。”小馬藐視地哼了一声，随后就轉身跑了。

当天下午，車間里召开了一个英雄誓师比武大会。大会开始了，鑼鼓喧天，人声沸騰。李华激昂地跑上台，指名道姓的要找吳小馬竞赛。

台下响起了掌声，大家的眼光都落在小馬身上了。李华